



南荣家的越

张广天 著

《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南荣的越

张广天

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荣家的越/张广天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8. 11
ISBN 978-7-5411-5185-9

I. ①南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9543 号

NANRONGJIA DEYUE

南荣家的越

张广天 著

责任编辑 燕啸波
封面设计 叶 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蓝 海
责任印制 崔 娜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 mm×210 mm 1/32
印 张 16.25 字 数 380 千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185-9
定 价 6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目录

卷首/ 001

第一册 花港/ 005

第一章 梨云园纵火案/ 006

第二章 亡灵寄/ 022

第三章 讖兆/ 039

第四章 天命如斯/ 056

第五章 嘉会养济院里的普宜宫/ 077

第二册 太液池/ 097

第一章 四妹妹/ 098

第二章 舒虎宣楼/ 106

第三章 辇瓦/ 118

第四章 大明幼稚院/ 127

第五章 龟鉴关引/ 141

- 第六章 鼉龙渚/ 158
- 第七章 无影塔/ 171
- 第八章 陇西氏师师/ 194
- 第九章 聚骨扇/ 209
- 第十章 羽书杂记/ 251

第三册 怯绿连巷/ 261

- 第一章 银树/ 262
- 第二章 哈刺和林/ 282
- 第三章 司铎可艾客/ 288
- 第四章 征海寇虜烈哥之斡罗思公国纪/ 302
- 第五章 金珠魂灵/ 327
- 第六章 成吉思皇帝传闻录/ 345
- 第七章 长明地纪事/ 366
- 第八章 契丹坊/ 384
- 第九章 拿姐夏姐妹与贵由大汗/ 406
- 第十章 净风降临日/ 421

第四册 大野浦/ 443

- 第一章 南归纪行/ 444
- 第二章 沪渎庐氏兄弟/ 462
- 第三章 紫翠丹房/ 471
- 第四章 古楚公主如是说/ 489
- 第五章 湖光亭/ 505

卷
首

有单翅飞来，不见身形，负一书予我。

这翅膀直直地伸挺着，再无弯曲，栖落在园中水潭边，日光将它的影子投射在水面上。白羽历历，羽上有字，一羽一页；前后有序，层层交叠，目次章回分明。

友人伍童魁先生钻研阴阳，知草木鸟兽及天地间神鬼事，告曰：“此魂灵书也。人死，气伸为神，气屈为鬼。屈鬼有冤情，无处可伸，常寄语于羽。翼展挥羽，可伸展冤屈。又羽，鸟文也。旧时有文舞，所谓文舞者，执羽而彰显遐思。盖禽鸟振翮之时，羽翼召捕四方飘零之思想情愫于其上。双翅有阴阳，阳文告白世间，阴文魂自携归。鬼者，归也。凡鬼终归黄土，冤情已吐，死者安息，故折单翅流落人间。此善鬼也，其羽尽可收录展阅无碍。”

于是，择日我将这硕大单翅请人帮衬移入书房。经数旬整顿梳理，摘羽成册。书者名南荣靖桑，字泰榆，南宋孝宗乾道八年生人，卒于绍熙四年，亡龄二十一岁。这青春的魂灵有怎样的冤情，要展五尺大翼来申诉呢？这引起了我的好奇，便闭门谢客，专志于抄录。深秋临冬，窗外卉叶青红金褐，以至凋零。远山野楚，渐次还出原形，往事并不如昨，故人竟走到时间的前面去了。冤也罢，舒也罢，情仇义利怎就牵动着玉柔？此玉柔之心，顿时连通了千古、未来和现在。在这个岁末入春的时节，我从死中触到了新的萌生，它是那么寂静，

寂静无涯。

全书共分四册，每册又分章节若干。因其阴文入黄泉而死，阳文流转出世，随时俗而生生不息，故原情白话，与今人言辞无甚差异。遂辑汇之际，除霜雨浸化而模糊字词以填补，又年月含混之处以修正，另地名、人名、称谓有与今时惯例不同处略加脚注，全篇皆直誊于此，题书名为《南荣家的越》，以飨读者。

二〇一七年冬于北京静明园

第一册
花港

第一章

梨云园纵火案

我这就死了吗？我这是死，还是在睡梦中？我看得分明，听得清晰，我只带不动我的躯体。我的躯体不受我的摆布，这跟梦里的情景一致。然而我的躯体何故与之前不一样了呢？我是穿着夹袄睡的，现在夹袄去哪里了？我记得睡时我手里攥着一个玉童子。我的童子呢？还有我的被子、枕头、书卷和帷帐，这些都到哪里去了呢？眼前是残火、炭灰和倾倒的梁木，还有不散的浓浓的烟雾。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的睡房吗？我的睡房起火了？我的鞋呢？我至少要找到我的鞋，我穿上鞋才能到外面去看一看。或者我走到外面就能晓得这是什么地方。可是，我为什么闻到了臭味，一股蹄膀烧焦贴着砂锅底才有的臭味。这是令人恶心欲吐的大油味道。有人被烧死了吗？啊，我看见一根横梁下头有一只烧焦的手，中指上似乎蓝莹莹的有点什么。

对了，那是一颗硕大的木难宝石，这不就是前年从不毛^①商人那里买来的么！我将它镶嵌在金戒指上了。天哪！那是我的手！我被烧死了！我凑近前去再找找我身体别的部分……我要搬开那根横梁。我居然像风一样地滑过去了，滑到横梁底下……我看明白了，这是一堆烧黑的骨头，有些烧不化的膏脂还粘连在骨头上吱吱冒油。这就是我，无疑我被烧死了！袄子和被子已经被烧成白灰，但我找到手里那只玉童子了。童子完好无损，真玉不怕火炊，果然是于阗上等水玉。那么，这会不会是一场梦？梦里似乎有时也搬不动躯体的，也会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事体。我或者现在出去看一看就都明白了。我要出去！我要出去！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我被惊醒过。我醒来的时候看见烈焰朝我躺着的身體扑来，我还挣扎着起身去扑火，我当时还紧攥着童子不放，正坐起时被一根横梁砸中，然后我懵了一下，脑壳好像碎了，我还听到碎裂的声音。这便明确了，我痛极了想逃，带不动身体，结果有一个芯子从身体里抽出来，飘逸到外面。然后，然后就是一片模糊。再醒来时，就像现在这样飘起来了。

我现在飘着，可高可低，可穿过一切硬物。那么，我应该可以穿过墙壁的，不需要穿鞋就可以走出去的。我试试看！哎哟，我穿过来了，我真的穿过墙壁到外面来了。不得了了！整座庄园都被烧塌了！前院，后院，马厩，谷仓，都塌了，甚至还有余火未尽，四处跳蹿。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难道梨云园失火了？那么，绾儿呢？越儿呢？我记得我午睡前厨娘带越儿出去买枣糕了，这会儿该是还没有回转吧。老天保佑，他们不要回来。那么，绾儿呢？我去找找绾儿！

绾儿啊，你不要死。

① 不毛：今译缅甸，不毛是旧时 Burma 的音译。

那么多人都在围看，从御街和宁门外到花港都堵塞了。远近望火楼上都撑起了白旗，以警示灾情；都监、巡监带着兵丁已将梨云园团团围住；有兵丁将大小不等的鼓胀的皮囊扔进未灭的火里；几个看客在那里指指点点。

“此猪牛尿脬所制，盛水做水囊，迨掷入火中烧破，水即溢出。”某一云。

“哦，那边来了灭火车，他们开始架云梯了。”又一人说，“都续了三截了，还没有伸到后楼。那楼该是南荣老先生和夫人的卧室吧。快快救人吧！救人端的比救火紧要。”

“都快一个时辰过去了，总未见得有活人出来。莫不是全家都烧死了，直是惨怛啊！”

“午后怎就起火？这时辰也不是造饭的光景，灶火该是早灭了……”

“一个生还的都没有么？”

“我适才是看见马夫和执事^①出来了，四处奔走叫嚣。总是有人先去报官的，不然救火兵也不会这么快就来。”

又有兵丁壮汉将长短不一的唧筒对准屋舍喷水。这唧筒竹子做的，里面装满水，后面填了活塞，从筒后一推，水便直射甚远。我停在一个大唧筒前看了须臾，见水直射到我的睡房，但那里火势燎旺，几十个唧筒齐射，也见效甚微。泰榆啊，泰榆！我开始责备自己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人死楼毁，你居然还在看唧筒究竟！父母双亲生死不明……对了，还有小妹！小妹在哪里？她要是随了厨娘跟越儿一起出去便好了！

突然，我看见人群骚动起来，有人惊呼，有人尖叫，有些心软的

① 执事：这里指管家，唐宋时习惯称呼。

妇人直就悲呼起来。我晓得事情不好了，我猜测到不祥。果不其然，几个兵丁从后楼的断壁处抬出来父亲和母亲的尸体。我飘起来，升得高高的，瞥见父亲毛发全无，臂腿被烧得肿胀，皮肉都开裂了，血水掺杂着油水渗溢出来，光秃的头和无眉的眼睛让我想到祭牲煮熟的脸孔。他的眼光黯滞了，神情停留在某一刻。这是那张无数次教训过我的脸，如今居然被烤熟了，形同盘中荤膻。难怪释家劝人吃素啊！推己及人，推人及众生，如何下得去筷子！母亲也被抬出来了，身上盖着袍子。这是一个兵丁的袍子，他是一个知道礼禁的人，我要谢他这份细心。我记住了他的长相。我现在能做的，就是记住这个好人。我看见了母亲的手，手露在外头，没有被烧坏。这是抱过我、抚慰过我的手，清秀纤长，我认得这双手。我禁不住悲从中来，终于我难过了，大大的难抑的悲恸。我的喉头转结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喉头；我的泪水奔涌，可是我也没了泪水。原来心和魂灵是一起出窍的！心带着悲恸，魂灵带着愿念、情识，一起从身体里出来了。倘没了肉身，悲恸也找不到依托，只凭着肉身的经受，无相无果地体认着一切。啊！小妹！他们从瓦砾中翻出了小妹的身体。她没有被烧坏，她是被坍塌的砖石砸死的。她的身体血淋淋的，幸好她的长发垂下来，盖住了前胸。她的才刚刚鼓突的胸乳，我曾不经意撞触过一次，我们当时羞羞地避开几尺，愣愣地相对伫立良久。那是一个雨天，在天井一侧的廊檐下彼此避退而不愿离去。人欲如刀，人欲如刀啊！晦庵先生^①是有道理的，天理难容啊！可是现在，我想避都避不开。灵魂不是眼睛，它闭不上，也转不过去。我只好升腾，高高地升腾。我居然升到比凤山还高的空中，我听到风呼呼地响，我只凭生时的记性体认出狂风摇

① 晦庵先生：即朱熹，字元晦，号晦庵，当时人多称其为晦庵先生。

曳，我知道它吹不走我。灵魂啊，此刻是无奈的。此刻我避不开，我也索性不想避开。我多想抱抱小妹，我情愿被人欲的刀子刺破、剁碎。亲人们啊，我不能没有你们！礼禁算什么！天理又怎样？怎抵我生还人世，重回这繁华似锦又远远没有过够的日子！可是我这么一想，就更难过了，难过到灵魂都要死去了，难过到生和死都不重要的地步了。我此刻还不晓得，天理是人为铺排的名目，那真正的天力从心而出，超越生死，时刻随处都握着你。

我再次下来的时候，天色已近暮晚，人群渐稀，叔伯家的人来了，他们正与官府的人清理尸首。

“依然寻不见泰榆和少夫人。或者他们都外出未归。倘外出，倒好，还活着。”叔父说。

不，我死了，我真的死了，你们翻开那些烧焦的梁木就可以找到我的。但绾儿不知在哪里，她午睡的时间，是与我一道躺下的。我也没有寻见她。

“真是南荣家的大不幸啊！你们赶紧派人来收了尸体，成殓起来。先停尸一阵，择日落葬吧！”都监说。

厨娘带着越儿回来了，也在一旁。越儿完好，躲过此劫，谢天谢地。他好就好，他活就是我活，我南荣靖桑多少还后继存嗣了。

“火，火！”越儿指着焦土中又升起的一团火惊嚷。

“这小子傻气，真的不如泰榆聪明。有其父未必有其子。”伯父在一旁摇头，“天色不早了，兰姨可先抱越儿去我那里。事已至此，该成殓的成殓，该寻的总要寻见，该报官查案的直就报官。”

几人议论停当，有民夫若干驾马车前来，装起尸首运走了。叔伯、都监亦各自上轿离去。几个不多的看客饥困来袭，无趣，亦散。

这天是国朝光宗绍熙四年^①十月初七。天已经凉透了，却还没有寒意，穿一件薄袄，外边披戴一件长衫，在屋外行走，甚为爽利。天色暗得较早，这辰光本是我带着越儿散步回来了。眼下满目疮痍，一片废墟，一个午觉似乎再也没有醒过来，深深坠入梦中。我起劲叫自己醒来，想回到日常的时空，却直是醒不来，或者一直这样了，真的这样了，已经醒来了。倘若相信已经醒来了，那么这便是骨肉丧命、妻离子散的事实。四处掌灯了，御街一路向北，烛火亮堂。人此刻该是困顿疲乏了，我竟没有倦意，只沉降，沉降，飞腾不起来，环视周遭有些模糊，越来越模糊。有一股力将我牵回尸骸，朝着梁木下头飘去。我轻松就入了尸骸，有硬的通道，软的走廊，起伏的山峦幽径，黏滑的沼泽。我渐渐熟悉了所在境地：那硬的莫非是骨殖，那软的怕就是经脉血络，起伏处正是心肺，黏滑地方便是脾胃肝肠。这么比量着，我便晓得灵魂的大小。灵魂宛若一粒蚌珠，圆润轻巧，可以滑过体内各处间隙曲折。它不会睡去，也不会醒来；它只是明亮起来，又黯淡下去。这歇，我正黯淡，静处一阵又可生光。这便是所谓灵魂附体了。灵魂须附着身体才会渐渐发亮。发亮的灵魂轻盈，可离体远行，飞扬腾跃。住在死的身体中，灵魂忽明忽暗。暗时漆黑如夜，亮时照彻全身。全身脏腑如仓廩，经络骨骸如道路干支。是故医书上说，脏腑为魂魄居舍，气血由经脉升清降浊，并经耳目鼻唇二阴窍穴而进出。如今人死了，仓廩败坏，守不住魂魄，灵魂便四处徘徊，直至飘零。灵魂细小，所聚脏腑气血之精华，亦一物耳。生养之间，由气而精，由精而神。神乃物之顶级，物之边限。既为物，必有养而存，无养而亡。灵魂也是要死的，只是它之所需不如生人日常所需繁

① 绍熙四年：南宋光宗年号，公元1193年。

多，它只需附着某物，一截骨头，一缕毛发，甚或一方写有姓名的牌位，生前衣冠器具所用杂物等。它是人一生营养所滋荣，它可以存活的时间比身寿要长。有形之体败死了，无形的灵魂还须长久的时日慢慢死去。

这就证明，我真的死了，我真的遭受了极大的不幸。一场火，几乎夺走了全家人的性命。这是偶然一次失火吗？或是另有隐情？有人想加害南荣一家吗？这太不可能了！南荣家族，遐迩闻名，祖上可以追溯到庚桑楚弟子南荣趺，庄周先生在他的杂篇中有记。前朝家居洛阳，世代为绅；本朝南迁行在以前，宗高祖父与老泉先生^①在霸州共事；建炎年，祖上随朝廷南渡，因祖父抗金有功，御赐和宁门外花港宅地建梨云园，定居至今。本人南荣靖桑，表字泰榆，孝宗乾道八年生，生肖属龙，刚受了众亲朋的生辰礼，足岁二十一。少时拜晦庵先生的弟子质彤君在隆兴府江州^②地面上念书，今年八月乡试及第，正筹划明年开春往江南东西两路游学。内人卫氏绾奕，绍兴府人，淳熙元年生，生肖属马，未及二八便嫁到花港，次年^③生子，生肖属狗，取名越。越者，清越之义，期望他为人清白，又超越前辈。南荣一族，到本系父辈一代，有三兄弟。长子伯父在朝为官，委派在绍兴府做转运使，夫人绾奕就是他请媒人说来的。叔父经商，往来徽州钱塘间买卖木材。家父居仲，守祖业专事农桑，在花港东侧远郊有良田千亩。南荣宗亲，历来与人友善，奉孔孟儒学为正统，接济四方贫弱，敬爱远近贤达，怎就会无端生出仇恨呢？若无人故意加害，只是偶然失火，难道上天弃绝吾族，要灭门断宗么？

① 老泉先生：即苏洵，字明允，号老泉。

② 隆兴府江州：南宋行政区划，江南西路，大约相当于今天江西南昌一带。

③ 次年：指绍熙元年，即公元1190年，南荣越生于此年。